

清明怀师

田伟

寒月临窗梦皎洁，西溪闻报痛离别。
大江东去声声慢，烟雨休吟秋季节。

2012年秋深，浏览《钱江晚报》时偶见同窗室友王自亮的悼念文章：《铜琵琶，铁绰板，而今何在》，惊悉吴熊和老师辞世，黯然久之。入夜，有素月临窗，遂留下上面这首七言绝句。

近日，遵嘱整理旅次诗草，以备付梓。检点行囊时，手机备忘录上赫然跳出上述诗行，一时看得竟然有些痴了。又逢清明季节，时雨纷纷，淅淅沥沥，吴熊和老师的音容笑貌也像电视画面一样，伴随雨声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了。他穿的较多的是那种中式对襟棉袄，留短平头，高高大大的形象，深秋朗月般的神清气爽，即使在精研古代汉语、古典文学的学者、教授中，也是不多见的。尤其是那份洒脱自如的板书，在比我们中学教室大上许多的黑板上从右写到左，写错了就随手画个圈圈，也不擦去，一堂课下来，正好写满一黑板。这好像在告诉我们，作家珍爱的原稿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当然深记得他给我们这批经历“文革”浩劫，恢复高考后的首届中文系学生开的课是《唐诗宋词通论》，从韩愈、苏东坡、周邦彦到辛弃疾、陈亮、李清照，从唐宋八大家到豪放派、婉约派，乃至豪放和婉约的风格、气韵、情致兼具的，那些跨诗界词界的人物故事，他都信手拈来，从具体情节，到思想境界，从身世遭遇，到时代背景，直叩历史和人心深处。那种挥洒自如，鞭辟入里，似春日载阳，几入化境。至于那些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千古绝唱，诸如江河奔流般的苏东坡、辛弃疾、陆游等先生的作品，无疑与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生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这样的背景相关，也只有在大时代、大激荡的氛围和跌宕不休、至死无悔的情感苦旅中，英雄情结和儿女情长方能如此砥砺融汇，感人至深。前可鉴屈子、杜甫，后开数千年中华文脉之传承发展。又譬如两宋更迭之际的女作家李清照，她既贡献了婉约派的名词《声声慢》：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——”又写出绝不逊于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的绝句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因此，吴熊和老师的课堂行吟，有时竟然同时引发师生间的前世今生感怀，那是经历“文革”浩劫后，师生共同期待的精神盛宴吧，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名师酿就的灵魂美酒呵。

自亮兄行文约记：大学四年，我们努力在寻找一个范本，就是那种能真正把学问、气度和胸怀打通的范本，其实近在眼前的，就是我们在吴先生身上闻到的这种气息，这种确凿的存在。这种理想人格的范本，随着岁月的更替，更添魅力，更加完整了。信然斯言！叹之，敬之，吴熊和吾师！自亮当年在杭大扬帆诗社和我一起棹歌中流，激扬文字，毕业后经历颇丰，淡出江湖后欣欣然谋得某大学教授一席，也算是沐先生之风吧。爱其岁月积淀，传承有自，内涵外延沉雄博发，文事更盛，并记。

“大江东去”出自北宋诗人苏东坡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首句：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《声声慢》是有宋以来著名的词牌。吴熊和老师是研究唐诗宋词的大师，桃李天下。况值清明时节，江南布谷，有怀斯文，作者补记。



结香

葛岱绿



散步途中，邂逅一株开花的落叶灌木。疏落参差的枝干，挂满了小灯笼似的奶黄色花球。芳香四溢，几分甜润。袅袅娜娜，勾住行人的脚步。我不禁驻足赏花。猜想它就是结香了，曾在植物书里认识它。

结香，别名打结树、黄瑞香、喜花等。民间亦唤梦香。温香软玉一般的名字，使人联想起美好的女孩儿。乍暖还寒，春光尚浅。迎春花才零星几朵。玉兰在高高的枝头，支起饱蘸深情的木笔，踌躇满志打着腹稿。而结香，屏声敛息，静悄悄地绽蕾吐芳。漂亮的花球，团团簇簇。挂在树梢，张灯结彩似的，给春天增添了一抹明媚。

它谦逊地开着花。倒挂金钟状，领首低眉，温柔敦厚。宛如情窦初开的少女，心有千结，一腔柔情无处安放，只管羞涩地把头深深低下去，低下去……

很想真切地一睹它的芳容，于是俯身蹲下去，好奇地打量起一朵花。细端详，原来熙熙攘攘，由几十朵四瓣长筒小花紧挨在一起，形成莲蓬似的一个大花球。每朵小花玲珑别致。花瓣弧度微微起伏，镶嵌一道银白色丝绒细边，中间一点嫩黄的花蕊，如同工笔精心勾勒。花朵表面色泽金黄，反面则是天然本色。犹如邻家有女初长成。不施粉黛，青春逼人。穿着一袭鹅黄浅色的连衣裙，蹦蹦跳跳地走在春天里……眼看身影消失，忽然回眸粲然一笑。

环顾四周，却是空旷的郊外，行人寥寥。一树流光溢彩的结香，茕茕孑立，像是深山幽谷里的兰，驿外断桥边的梅。远离纷扰，不染铅华。在早春季节里，它独自风流独自香。古人云“虚心竹有低头叶，

傲骨梅无仰面花”。结香不及花中君子高风亮节，声名远扬，很少有文人墨客为它吟诗作赋。但它以温柔谦卑的姿态，低眉含笑，迎接春天的到来。

按照书上所言，我试着给结香的树枝打结。果然枝条柔韧，任意缠绕而不易折断。它是传说中寓意美好的爱情树。我国鄂西地区的少女习惯将结香树的枝条打结，并对着这些结许愿，以期寻到梦中情人。民间还流传，有人若做了梦，翌日清晨在结香树上绾个结，好梦可望实现，噩梦就此结断。由此约定俗成，结香树开的花，也叫“梦花”。

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而结香，被赋予灵性。如此蕴藉美好，不由心生歆羡。袖了一枝花回家，养在陶罐里，瞬间花香盈室，蓬荜生辉，仿佛带来了一屋子的春天。它温馨恬美，馈赠好梦。困扰我已久的失眠症奇迹般好转。

结香全身是宝。作为一味上好的草药，它的花“养阴安神，祛风明目”，冬末春初，采摘花序晒干，可泡花茶。它的根茎有“舒筋活络，消肿止痛”的功效。树皮纤维丰富，用于制造优质纸。枝条柔软，可搓绳编筐。除此，它还防虫驱蚊。诸多好处，不胜枚举。

结香，结香，诗意流转。轻声念一遍，如同含英咀华，内心百转千回。想起它，就会想起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”。万种风情，千般妩媚，尽在低眉浅笑间。明天，一定去花市逛逛。邀一株结香在我家的阳台上安营扎寨，愿它结一段风生水起的尘缘。

窗外的茶花

叶予之

书房窗外的茶花，开了谢，谢了开，不知花开几度了？它虽没有“百花头上尔先香”的馥郁馨香，却有一树尖悄悄含笑向人的花蕾，朱唇微启笑靥半掩的花苞，和圆鼓鼓丰腴鲜亮的花骨朵儿。点绛拥翠，让人惊艳。

今春冷且多雨，茶花已延迟开放。但这几天迎着明媚的阳光，却是开得火红亮眼。映着晶亮的玻璃窗和绿幽幽的茜纱，更显春华灼灼风姿绰约。如果让父亲看到，又会欢喜地感慨：世宁花事盛！茶花开了，春天又来了……

可惜，他已经看不到了。

这株茶花树，是父亲在十几年前，他的生日那天种下的。种在书房窗外的花坛里，左侧是绿茸茸蓬蓬勃勃的五针松，右侧是高大挺拔的广玉兰、桂花树、香椿树。茶花树在其中，是那样的弱小和不起眼。

父亲治家严谨，对小辈儿女的要求，近乎苛刻。记忆中，家里除了过年设宴待客，平时从没有大吃大喝的现象，更不给人操办生日筵席。父亲说：生日，要纪念母亲。他常说起，从前在老家，祖母喜欢种茶花树。说茶花树好侍弄，虽无香味，开起花来却是闹盈盈喜气洋洋，又不招引嗡嗡虫和其它小飞虫。他在

生日那天种下那一株茶花，一定是想起了祖母和祖母种的茶花树。

过了二三年，春天里，茶花树开花了。整个庭院，全是绿叶葱郁苍翠繁茂的大树，茶花树亭亭玉立，依傍在虬枝苍劲绿影斜映的五针松旁，一朵两朵……娇羞答答，艳丽盈盈，惹人爱怜不已。邻居们都来观赏，说：万绿丛中一点红——我们才恍悟到父亲栽种时的用心和布局的巧妙。

花开花落，父亲幸福地享受着他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，颐养天年。在树丛旁花枝前，他勤劳作又抓紧身体锻炼，又精心培植树木花草。

在午后的时光里，他又和我一起坐在书房窗前的硬木靠背椅上，一杯清茶，边啜边看报纸，有时又闭目养神。遇我抬首和他闲聊，他就会看着窗外的茶花树，给我讲报纸上的新闻，也会哼唱几首经典的英文老歌。九十多岁了，还是耳聪目明，思维灵敏。

现在，父亲虽已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种的茶花树和满庭院的各种大树，是永不会衰落的宝贵财富。

如今，春满人间，满院春色依旧。茶花数不胜数地次第绽放。“绿丛又放数枝红。”我相信父亲也定会看到这窗外的一树红艳艳的茶花！

网坛风雨路

—李娜自传

26

婚姻就是指间沙，抓得太紧，只会流失。夫妻之间应该有起码的信任和尊重。

对我而言，姜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

他在我的生命里扮演着许多角色：场上是教练和陪练，体能训练时是监工，生活中是丈夫和保姆，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像长辈一样地开导我，有时候又像兄长一样在一起讨论问题。偶尔还要客串一下厨师或者保健医生。他比我聪明，比我通晓事理，当我遇到烦恼时，他是我唯一能够放下顾虑倾诉心事的人，他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。

十几年走过来，我们从情侣慢慢转化成了老夫老妻的感觉，那种亲情既平淡又刻骨铭心。当对方在身边时，我们没有特别的感觉，偶尔分开，大家都会觉得心里空空荡荡，少了点什么似的。我对此感受尤其深刻——有一次，我睡觉做梦，梦到我和姜山在路上走着走着，他忽然不认识我了。我怎么叫他都没反应，把我急得不得了。惊醒后我就对着姜山一顿猛掐，他的表情特别无辜，问清原委以后，叹了口气，乖乖地挨打。

我曾对姜山说：我总感觉你和我爸爸很像。他觉得不

可思议。我解释给他听：不是年龄，就是性格和思维方式吧，还有给我的感觉……

有时候姜山在我身边，我会忽然有种错觉，好像爸爸还在世，还在守护着我一样。在我印象中，父亲从来没有呵斥过我，永远都是和风细雨地引导我，陪我做游戏，给我讲故事。姜山性格中的一些地方和我爸爸非常非常相像。父亲早逝是我生命中的一大憾事。想来不能看着女儿长大成人，也是父亲的憾事。我想父亲如果看到我们在一起，也会放心的。

1998年，我从美国回来后不久，发展势头一直不错，耐克公司对我很看好。当时我在北京先农坛接受采访，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问我“最大的梦想”是什么。耐克公司一直保留着这个视频，2011年我大满贯获胜后，他们用这个视频做了一个广告。

每当我看到这个广告时，都有种特别的感觉。我看着16岁的自己青涩却毫无畏惧地站在镜头前，对着镜头说：“最大的梦想？我希望打到职业的前十，我知道这个目标特别难，但我自己会努力。”

那时的我脸晒得黑黑的，婴儿肥还没有褪掉，脸盘还是圆圆的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“前十”两个字说出口，其实还是蛮胆怯的，我不是很有勇气把这个梦想公之于世，但当时我觉得必须要把梦想说出来，说出来，就好像做了一个承诺，正式向世界宣布了我的理想。

对当时的我来说，这其实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——之前亚洲女子选手最好的成绩是日本名将伊达公子创下的，

她进入了WTA前四。那是阿加西、桑普拉斯、纳芙拉蒂诺娃、格拉芙一统天下的年代。稍后一点，是辛吉斯她们的时代，亚洲球员在网球上的劣势一望即知，我们没有足够的大赛经验，也没有与世界顶级高手过招的机会。

法网夺冠后，耐克发布的这条广告成了广告界一个很有名的营销案例。可能就是这个视频，让耐克公司对我的印象很好——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，美国人欣赏这种自信的、直接的风格。他们一直做我的赞助商，从我十几岁起到现在，从未间断过。每逢大满贯赛事，他们还会派人来给我送服装，在场边看我比赛。我和耐克的工作人员成了很好的朋友，平时没事也会一起聚会、吃饭什么的。为了帮我恢复状态，他们甚至会扔下自己的工作来陪伴我。我必须感谢这些忠心耿耿的伙伴，他们从不曾离弃我，我视他们为自己团队的外围。

从美国回来后，我与教练的交流也得到了改善，教练也认为我们是大孩子了，不会动辄劈头盖脸骂我们一顿。我也在慢慢成长，试着将自己的想法与教练沟通，我们开始慢慢地学会如何沟通。

很快，我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日子。在此期间，我在深圳举行的ITF挑战赛上拿到了职业生涯的首个挑战赛单打冠军；在比利时韦斯滕德赢得职业生涯的第三个挑战赛冠军，这是我首次在国外参赛拿下最后的冠军，虽然只是ITF赛事，但还是让我觉得受到了鼓励；我和李婷的女双组合在一个WTA双打赛事中夺冠，这也是我首个WTA赛事冠军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

本版摄影
总第5600期 梁溪
投稿邮箱：essay@cmnb.com.cn

三江